

隨園詩話

隨園詩話卷三

倉山居士著

余嘗語人云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則任事有餘志小則願無不足孔北海志大才疎終於被難邴曼容爲官不肯過六百石沒齒晏然童二樹詩云所欲不求大得歡常有餘真見道之言

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易言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事也而豁達李老易言之此其所以陋也唐子西云詩初成時未見可訾處姑置之明日取讀則瑕疵自出乃反復改正之隔數日取閱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數

四方敢示人此數言可謂知其難而深造之者也然有  
天機一到斷不可改者余續詩品有云知一重非進一  
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西河詩話載曹能始先生得家信詩驟驚前半損幸露  
語平安以爲佳句一客謂露字不如賸字之當大抵平  
安註函外損餘曰賸若內露不必巧值此字矣人以爲  
敏余獨謂不然賸字與半字不相呼應函不過半損則  
剩者正多不止平安二字幸露語平安正是偶然觸露  
所以羈旅之情爲之驚喜耳若曰不必巧值則又何以  
知其必不巧值耶

廬雅兩先生與蔣蘿村副憲同謫塞外蔣年老慮不得  
歸廬戲作文生祭之文甚譎詭尹文端公一日謂余曰  
汝見廬出塞集乎曰見矣曰汝最愛何詩余未答公曰  
汝且勿言我猜必是生祭蔣蘿村文余不覺大笑而首  
肯者再喜師弟之印可也其詞曰先生之壽七十有七  
先生之壯如其壯日先生曠達不諱其恤先生有教乃  
敬之筆先生書來示我云云昔同轉運與君爲賓今同  
謫戍與君爲鄰我欲生祭乞君一言僕謝不敏非甘懶  
惰詎老兕生無乃不可旣而思之公非欺我辱公之教  
奈何弗果爰卜吉日乃駕黃驢羔羊烝炙醑酥淋漓乾

餽皆酒載攜載隨造廬展笑大放厥詞昔公早達久食  
天祿遭際堯廷而登憲副有其志之非僕所錄僕識公  
晚蓋始投荒過公信宿示我周行何以圖報祝壽而康  
今年聞公報三周歲憶公語我軍臺有制諸虺形徒考  
績爲例瓜代爲常喜而不寐何期命宮磨蝎流連 帝  
閒臣罪未聞臣年草霜風燭能否再延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僕忝同羣敢忘敦慰言之違心聽之無味破涕用  
寄于是乎祭世之祭者羅鼎列牲豈無醑奠誰進一觥  
豈無呼告誰應一聲禱爾曰誅莫若及生我聞設臺防  
厄魯特雪山爲窟師老難克鬼能爲厲殊便殺賊生不

如人死當報國我聞西域佛教常新恒河沙數皆不壞  
身此去天竺無間關津一靈不昧便入法門我聞閻羅  
卽包孝肅其家廬州僕曾爲牧牧不負神神應電矚爲  
問年來神頗憶不我聞冥司分隸城隍我輩頭銜頗與  
相當定容抗禮謙尊而光豈如井底妾肆蛙張我聞此  
地李陵所竄苗裔及唐猶通祖貫游子何梁妙絕詞翰  
地下相逢定非冰炭我聞歸化葬古昭君青塚表表血  
食爲神乃心漢闕同鄉是親死如卜宅請傍佳人凡諸  
幻想謂死有覺有覺而死不改其樂若本無知何嫌沙  
漠滄桑以來誰非委壑公曰信哉君言慨慷君浮我白

我奉君觴飲既盡興食亦充腸飲食醉飽是爲尚饗  
松江曹黃門先生陸夫人自號秀林山人歸先生時年  
才十七奩具旁皆文史也尤愛楚詞針黹暇必朗誦之  
侍婢私語曰夫人所誦與在家時何異先生因贈詩云  
幽意閒情不自知碧窗吟遍楚人詞添香侍女聽來慣  
笑說書聲似舊時因戒夫人曰卿愛屈子詞此生不當  
得意已而果亡先生爲梓其梯山閣遺稿冬日病起云  
病裏生涯百事賒一絃一柱譜平沙彈來却怪人偷聽  
閒倚欄干看雪花寄外云烟水迢迢泛木蘭寒風殘雪  
怯衣單客裘自著江邊雨莫作臨行淚點看余聞方問

亭官保少時亦愛離騷自懣不愛讀離騷便不祥其後功名顯赫然則黃門先生之言亦未必盡然與先生諱一士官御史

人或問余以本朝詩誰爲第一余轉問其人三百篇以何首爲第一其人不能答余曉之曰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爲軒輊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卽爲佳詩無所爲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未居沈上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一首楊汝士壓劉元白是也有總其全局而論者如唐以李杜韓白爲



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爲大家是也若必專舉一人以覆蓋一朝則牡丹爲花王蘭亦爲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能評誰爲第一而况詩乎

王陽明先生云人之詩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肅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偃僂而裝鬚髻便令人生憎顧寧人與某書云足下詩文非不佳奈下筆時胸中總有一杜一韓放不過去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

王夢樓侍講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也衙門自以總督爲大典史爲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寧爲典史而不爲擔水夫何也典史

雖小尙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  
學杜韓不成而矜矜然自以爲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  
之擔水夫耳葉橫山先生云好摹倣古人者竊之似則  
優孟衣冠竊之不似則畫虎類狗與其假人餘焰妄自  
稱尊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

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  
絃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爲非其所長後人不可爲  
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詆之太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  
知以爲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該鴨  
先知不知耶此言則太鵲笑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

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班鳩鳴鳩皆可在也何必睢鳩  
耶止邱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

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  
聽宮鶯宋人一院有花春晝永八荒無事詔書稀燭花  
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却有香人散秋千閒挂月露零  
蝴蝶冷眠花四壁宮花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回元人  
宮娥不識中書令問是誰家美少年袖中籠得朝天筆  
晝日歸來又畫眉本朝商寶意云簾外濃雲天似墨九  
華燈下不知寒那能更記春明夢壓髻濃香侍宴歸湯  
西崖少宰云樓臺鶯蝶春喧早歌舞江山月墜遲張得

天司寇云願得紅羅千萬匹漫天匝地綉鴛鴦皆絕妙也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家貧留客于妻惱身病閒遊惹母愁朱草衣床燒夜每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隣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云太窮常恐人防賊久病都疑大亦仙短氣莫書賒酒券索逋先長扣門聲俱太窮令人欲笑

楊花詩最佳者前輩如查仙山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

在東風正倚闌黃石牧云不宜雨裏宜風裏未見開時  
見落時嚴遂成云每到月明成大隱轉因雲熱得佯狂  
薛生白云飄泊無端疑白也輕盈真欲類虞兮王菊莊  
云不知日暮飛猶急似愛天晴舞欲狂虞東臯云飄來  
玉屑緣何軟看到梅花尙覺肥意各不同皆妙境也近  
有人以此命題燕以均云小院無端點綠苔問他來處  
費疑猜春原不是一家物花竟偏能離樹開質潔不堪  
污道路身輕容易上樓臺隨風似怕兒童捉才撲闌干  
又却回蔡元春云沾裳似爲衣添絮撲帽應憐髻有霜  
似我辭家同過客憐君一去便無歸李莢云偶經墮地

時還起直到爲萍恨始休楊芳燦云掠水燕迷千點雪  
窺窗人隔一重紗願他化作青萍子傍着鴛鴦過一生  
方正樹云春盡不堪垂老別風停亦解步虛行錢履青  
云風便有時來視北月明無影度牆東

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  
暗中用典真乃絕世聰明

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  
爲之我不欲爲則不爲原未常有人勉強之督責之而  
使之必爲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  
于詩之傳并無意于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爲至

與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悞矣

英夢堂相公詩才清絕作裡河同知與余遊揚州僧寺  
云蕭寺廊回水一層闌干閒處有人憑書生自咲酸寒  
甚不看春燈看佛燈後三十年金陵弟子龔元超有一  
首云烟蘿暗處石稜嶒翠竹玲瓏月作燈聽是誰家吹  
玉笛畫欄清冷夜深憑何其風韻之相似也

合肥進士田實發庚戌會試夢其母浴小兒于盆意頗  
惡之過黃河資盡不能僱車意闌珊欲返有驢夫苦勸  
前行問夫何姓曰姓孟因憶夢中兒者子也盆者皿也  
或者此行其有益乎果以是科獲售咏曉鍾云雨雲魂

夢初驚後名利心思未動前又鳥立樹梢徐墜果風來  
簷隙自翻書頗近放翁小品咏花下鴛鴦云翠幄紅幃  
夢未闌頻傾香露不知寒除非花上蜂兒落才肯擡頭  
子細看

余常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詩  
云浩刼信于今日盡癡心疑有別家開盧仝云昨夜醉  
酒歸仆倒竟三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宋人倣之  
云池昨平添水三尺失却擣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  
然老夫一夜空相憶又曰老僧只恐雲飛去日午先教  
掩寺門近人陳楚南題背面美人圖云美人背倚玉闌



千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癡心欲掉畫圖  
看妙在皆孩子語也

詩有認假爲真而妙者唐人宿華山云危欄倚遍都無  
寐猶恐星河墜入樓宋人咏梅花帳云呼童細掃瀟湘  
簾猶恐殘花落枕旁有認真爲假而妙者宋人雪中觀  
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元人美人梳  
頭云紅雪忽生池上影烏雲半捲鏡中天

黃黎洲先生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  
爲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  
人能結之于不散先生不以詩見長而言之有味

江州進士崔念陵室許宜嫔七歲玩月云一種月團圓  
照愁復照歡歡愁兩不著清影上闌干其父嘆曰是兒  
清貴惜福薄耳宜嫔不得于姑自縊死其春懷云無窮  
事業了裙釵不律閒拈小遣懷按曲填詞調玉笛摘詩  
編譜入牙牌淒涼夜雨謀生拙零落春風信命乖門外  
艷陽知幾許兼花雜柳鳥喈喈寄外云花釵對月相憐  
夜恐是前身隔世人進士已早知其不祥解環後顏色  
如生進士哭之云雙鬟雙綰嬌模樣翻悔從前領畧疎  
崔需次京師又聘女鸞嫔爲妾崔故貧士歸來省親嫔  
之養父強售之于某千戶嫔不從詭呼千戶爲爺而訴

以原定崔郎之故千戶義之不奪其志仍以歸崔嬖生  
時母夢鳳集于庭崔贈云柳如舊皺眉花比新啼頰挑  
燈風雨窗往事從頭說

崔有灌園餘事一集載宜嬖事甚詳陳淑蘭女子閱之  
賦詩責崔云可惜江州進士家灌園難護一枝花若能  
才子情如海爭得佳人一念差自說從前領畧疎阿誰  
牽縳好工夫宜嬖此後心宜淡莫再人間挽鹿車嗚呼  
淑蘭吟此詩後十餘年亦縊死可哀也然宜嬖死于怨  
姑淑蘭死于殉夫有泰山鴻毛之別矣

常寧歐永孝序江賓谷之詩曰三百篇頌不如雅雅不

如風何也雅頌人籟也地籟也多后王君公大夫修飾  
之詞至十五國風則皆勞人思婦靜女狡童矢口而成  
者也尚書曰詩言志史記曰詩以達意若國風者真可  
謂之言志而能達矣賓谷自序其詩曰予非存予之詩  
也譬之面然予雖不能如城北徐公之面美然予寧無  
面乎何必作闕觀焉

吾鄉吳修撰鴻督學湖南壬午科湖南主試者爲嘉定  
錢公辛楣陝西王公偉人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吳  
吳所最賞者爲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五  
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日吳招客

共飲使人走探俄而抄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只陳聖清  
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  
如聯珠然吳大喜過望一時省下傳爲佳話先是陳太  
常兆崙在都中以書賀吳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  
知吳錢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吳首唱一詩云天  
鼓唱傳昨夜聲大官小徵盡含鳴當頭玉笋排班出入  
眼珠光照乘明喜極轉添知已淚望深還慰樹人情文  
昌此日欣連曙誰向西風訴不平一時和者三十餘人  
後甲辰三月余遊匡廬遇丁君宰星子爲僱夫役作主  
人相與序述前事彼此慨然且曰正心管領廬山七年

來遊者先生一人耳

錢香樹先生爲侍讀時出都泊濟寧立船頭爲霜所滑  
失足入水家人救以驚得不死笑謂賓客曰吾聞墜水  
死者必有鬼物憑之倘昨夜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明  
日過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興一登樓  
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當空占上游

予在轉運盧雅雨席上見有上詩者盧不喜余爲解曰  
此應酬詩故不能佳盧曰君悞矣古大家韓杜歐蘇集  
中強半應酬詩也誰謂應酬詩不能工耶予深然其說  
後見粵西學使許竹人先生自序其越吟云詩家以不

登應酬作爲高余曰不然三百篇行役之外贈答半焉  
逮自河梁泊李杜王孟無集無之已實不工體于何有  
萬里之外交生情情生文存其文思其事見其人又可  
棄乎今而可棄昔可無贈毋寧以不工規我

比來閨秀能詩者以許太夫人爲第一其長嗣佩璫與  
余同徵鴻博讀太夫人緣壽軒自壽云自分青裙終老  
婦濫叨紫綬拜鄉君元旦云剩有濕薪同爆竹也將紅  
紙寫宜春喜雨云愆期休割乖龍耳破塊粗安野老心  
不獨清涼宜翠簾可知點滴盡黃金皆佳句也夫人爲  
徐清獻公季女名德音字淑則王太倉相公挾山清獻

之門其視學浙江也遣人告慕夫人有句云魚菽薦羹  
惟弱女松楸酌酒屬門人

尹望山制府在途中寄鄂夫人詩云正因被冷想裝綿  
又接音書短榻前暖閣遙思春雪冷長途更犯曉冰堅  
不言家事知予苦頻寄征衣賴汝賢依舊踈狂應笑否  
偷閒時復聳吟肩夫人爲鄂文端公之從女賢淑能詩  
常侍尹鄂兩公小飲鄂公老矣向尹公云閣務殷繁何  
日得抽身是好夫人正色曰女聞聖人云事君能致其  
身其次則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之說公爲莞然

遼東三老者戴亨字遂堂陳景元字石閭馬大鉢字雷



溪三人皆布衣不仕詩宗漢魏字學二王不與人世交接來往者李鍊君一人而已戴詩不傳陳有崇兆寺詩云世外招提境浮生寄一時鈴聲吟殿角澗影落松枝鳥語留歸念山僧笑索詩東方明月上若遇此心期馬聞西師振旅寄寧遠大將軍云雪飄組練歸榆海花滿弓刀入玉關偶成云晒藥偶然來竹外修琴不復到人間石閭弟景鐘字橘洲有夜闌曲云春夜頻傾金叵羅胡姬按板對筵歌低徊笑語牽紅袖如此風光可奈何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墟皮傅之見遼東三老亦復似之鐵君作尚史專搜三代以上事而竟不

知本朝有馬驥之釋史亦囿於聞見之一端然近今士人先攻時文通籍後始學爲詩大槩從宋元入手俗所稱半路上出家是也源流不清又不若三家之力爭上乘矣

鐵君名錯父爲總督而能隱居不仕自稱廬青山人有  
樵眠齋集行世錄其梅花云衆木正如夢一枝方自春  
遂令江水上真見獨醒人咏月云清絕自成照何曾掛  
樹生有時通夜白一片得秋明遠水若相接浮雲或並  
行年年圓便缺誰悟善持盈

康熙初吳兆騫漢槎謫戍寧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峯館

于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季子平安否諒絕艱苦  
寒難受甘載包胥會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  
兄懷袖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歸曰急繙行  
戎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太傅之予成  
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  
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當以身任之華峯曰人壽幾  
何公子乃以十載爲期耶太傅聞之竟爲道地而漢槎  
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忠者咏其事云金蘭倘使無良  
友關塞終當老健兒一說華峯之救吳季子也太傅方  
宴客手巨觥謂曰若飲滿爲救漢槎華峯素不飲至是

一吸而盡大傅笑曰余直戲耳卽不飲余豈遂不救漢  
權耶雖然何其壯也嗚呼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大傅憐  
才真一時佳話余常謂漢樓之秋筵集與陳臥子之黃  
門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者

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  
桑張父譏之云大辨才從覺悟餘香山居士老文殊漁  
洋老眼披金屑失却光明大寶珠余按元自在唐朝所  
以能獨監一幟者正爲其不襲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  
必欲其描頭畫角若明七子而後謂之窺盛唐乎要知  
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

于少陵亦時有微詞况元白乎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  
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  
樂之不真矣或門宋荔裳有絕代消魂王阮亭之說其  
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  
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卽以消魂論阮亭之色  
亦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  
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官中之膏沐熏海外之名香傾  
動一時原不爲過其修詞琢句大槩摺撫于大歷于  
宋元名家取彼碎金成我風格恰不沾沾于盛唐蹈七  
子習氣在 本朝自當算一家數奈歸愚子遜奉若斗

山與沙心餘棄若芻狗余以爲皆過也

杭州周汾字蓉衣咏春柳云西湖過我離家早北道看人得第多不脫不粘得古人未有惜客死于清江

壬寅余過天台齊侍郎召南亡久矣其昆季延余小飲捧侍郎全集高尺許乞作序盡半日之暇爲之翻擲見其鴻富美不勝收僅記其咏漢武七律一首後四句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晚能悔輸臺一詔是神仙其兄周南弟世南俱以甲科作廣文龐眉白髮年八十餘

陶篁村置屋孤山余月夜訪之憐其孤寂勸置燕玉爲

媛老計算村以爲然購一小鬟梁山舟侍講調以詩云  
病來久不見陶潛隔着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  
小星正在少微邊見說榕江泛擲枝已成陰後未涼時  
一根椰子無人管分付樵青好護持不比朝雲侍老坡  
也如天女伴羅摩對門有个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  
好將班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此似詩人張子野  
鶯花還有廿年狂山舟又有句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  
然劉阮不歸來余適從天台山歸誦此爲之一笑

余寓西湖漱石居有徽州汪明府見訪名齋年字黼林  
年八十矣適余外出未獲相見蒙其題壁云無人不識

元才子今我來尋李謫仙底事間雲無處捉教儂空蕩  
釣魚船

詩如言也口齒不清拉雜萬語愈多愈厭口齒清矣又  
須言之有味聽之可愛方妙若村婦絮談武夫作鬧無  
名貴氣又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風趣而嚙嚙然若人病  
危不能多語者實由才薄

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要像  
初揭黃庭剛到恰好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境最  
難予最愛方扶南滕王閣詩云閣外青山閣下江閣中  
無主自開牕春風欲揭滕王帟蝴蝶入簾飛一雙嘆爲



絕調後見其子某云翁晚年嫌爲少作刪去矣予大驚  
卒不解其故桐城吳某告予云扶南三改周瑜墓詩而  
愈改愈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喬夫婿是英  
雄可稱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師江水綠小喬卸甲晚  
粧紅已覺牽強晚年又改云小喬粧罷胭脂濕大帝謀  
成翡翠通眞乃不成文理豈非朱子所謂三則私意起  
而反惑哉扶南與方敏恪公爲族兄敏恪寄信苦勸其  
勿收少作而扶南不從方知存幾句好詩亦須福分  
詩雖奇偉而不能揉磨入細未免粗才詩雖幽俊而不  
能展拓開張終窮邊幅有作用人放之則彌六合收之

則歛方寸巨刃摩夫金針刺繡一以貫之者也諸葛躬耕草廬忽然統師六出斬王中興首將竟能踰驢西湖聖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于詩亦可一貫畫象北海如象不及右軍如龍亦此意耳余嘗規病心餘云子氣壓九州矣然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斂能剛而不能柔心餘折服曰吾今日始得真師其虛心如此

夢中得詩醒時尙記及曉往往忘之似村公子有句云夢中得句多忘却推醒姬人代記詩予謂此詩固佳此姬人尤佳魯星村亦云客裡每先頑僕起夢中常惜好

詩忘

徐雨峯中丞士林巡撫蘇州人以爲繼湯文正公之後  
一人而已母喪去官行 詔奪情不起其方正如此然  
其詩極綿麗官中書時有句云歸來惹得山妻問侍女  
熏香近有無

金陵僧藕根工楷法住揚州某菴商人洪姓者欲買其  
菴旁隙地起花園藕根意不欲乃授以詩云自笑蝸廬  
傍寺開隣園樹木迴崖巍儼家院小難栽樹但有青青  
一片蒼洪知其意乃不果買藕根泊瓜渚云星光全在  
水漁火欲浮天喜晴云雨收亦似痊沉病日出渾如見  
笑人

賢者爲情每離所官之地動致留遲韓魏公離黃州依  
依不捨尹太保四督江南三十餘年乙酉入相正值重  
九之時先別樓霞再辭蜀阜妻熱泣下公不能捨江南  
猶江南之人亦不能捨公也余送正清江浦每晚必見  
及渡黃河公猶教以明晨作別臨期余乞盥而而公遣  
家人來三公已上馬行矣蓋恐面別之難爲情耳後從  
京師寄詩云歌到離亭聲斷續人分淮浦影東西又曰  
三年只覺流光速一別方知見面難

古之忠臣孝子皆情爲之也胡忠簡公劾秦檜流竄海  
南臨歸時戀戀於黎倩此與蘇子卿娶胡婦相類蓋一

意孤行之士細行不矜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正此類也  
乃朱子譏之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澗恰有情世  
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悞平生高守村和云批鱗  
疏死生輕萬死投荒尙有情不學遜翁瘞蒼草甘心箱  
口自偷生

閨秀能文終竟出干大家張侯家高太夫人著紅雪輕  
稿七古排律至數十首盛矣哉其 本朝之曹大家乎  
夫宗仁墓封靖逆侯家資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  
費盡而薨夫人暗埋三十萬金于後園交其兒謙始能  
襲職其識力如此夫人名景芳父琦爲浙閩總督作女

見時年十五晨粧云粧闌開清曉晨光上畫欄未會梳  
寶髻不敢問親安妥貼加釵鳳低徊挿佩蘭隔簾呼侍  
婢背後與重看又示謙兒云高捧名花求挿髻偏尋佳  
果勸嘗新

余不喜佛法而獨取因緣二字以爲足補聖經賢傳之  
缺身在名場五十餘年或未識面而相憎或未識面而  
相慕皆有緣無緣故也已亥省墓杭州王夢樓太守來  
云商邱陳納洲觀察願見甚切予不解何故晤後方知  
其尊人諱履中者曾在尹制府署中讀余詩而愛之事  
已三十餘年其夫人李氏見余名紙說曰是子才耶吾

先君門下士也。蓋夫人爲存存先生之女。先生名惺。宰錢塘時。枚年十二。應童子試。受知入泮。因有兩重世好。歡宴月餘。別後。觀察見懷云。早從仙佛。參真諦。且向漁樵伴。此身又曰。猶記何郎年少日。新詩賞共沈。尙書

汪度齡先生中狀元時。年已四十餘。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爲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燭下見先生。年貌大失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勸飲巨杯。先生量宏。興豪。沉醉上床。不顧新人。和衣酣寢。已而嘔吐。將新製枕囊。盡汚腥穢。陸女恚甚。未五更。雉經而亡。或

嘲之曰國色太嬌難作壻狀元雖好却非郎

商寶意詩集刻成有人摘其疵累余爲悵然仲小海曰  
但願人生一世留得幾行筆墨被人指摘便是有大福  
分人不然草亡木卒誰則知之而誰議之余謂此言沉  
痛深得聖人疾沒世無名之意然古來曹蜍李志又轉  
以庸庸而得存其名豈非不幸中之幸耶寶意先生有  
句云明知愛惜終須割但得流傳不在多

黃允修云無詩轉爲讀書忙方子雲云學荒翻得性靈  
詩劉霞裳云讀書久覺詩思澀余謂此數言非真讀書  
真能詩者不能道



諺云死碁腹中有仙着此言最有理余平生得此益不  
一而足要之能從人而不徇人方妙樂取于人以為善  
聖人也無稽之言勿聽亦聖人也作史三長才學識缺  
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為先非識則才與學俱  
悞用矣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師之所在  
其識之謂歟

汪舟次先生作周櫟園詩序曰賴古堂集欲小試神通  
加以氣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氣格定減  
去一分性情于方寸中終不愉快

淡蓮洲明府稱蕪湖胡漱泉秀才有口影度花輕五字

得五言妙境江君旭東亦賞沙斗初花氣半湖陰五字  
所見與蓮洲同

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  
其間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二句雖李杜  
復生必爲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爲大也作詩者必知此  
二義而後能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

陶悔軒方伯任衡陽時署中小池爲署外居民所買先  
生贖歸置軒其上朱玉階督學贈句云官解買歸三徑  
內夜牕補惜寸陰餘一咏其事一切其姓石君文成爲  
序云先失楚弓旋歸趙璧汶陽田反合浦珠還支公之

鶴可高飛子產之魚真得所  
鵬鵬待化行看君去朝天  
臺榭長存知是誰來作主

癸酉春余在王孟亭太守處見建德布衣徐鳳木席間  
吟一絕云自笑不如原上草春風吹到也開花除夕在  
外云閱歷深知客路難非關白首戀江干歲除一息爭  
千古莫作尋常旅夜看武進莊念農初宰建德卽往相  
訪贈詩云玉峯花影颺簾旌捲戶閒雲靜不局未必山  
城無綺皓斯人卽是少微星粗官未敢師嚴武泥飲無  
由續舊題劇喜少陵居杜曲得閒還過浣花溪鳳木得  
詩喜刻之集中後莊歿十餘年詩多散失其子宸選搜

尋不可得予於鳳木集中抄此與之嗚呼使無鳳木代  
爲之存則人琴俱亡矣豈非愛才之報乎

蔣用菴侍御罷官後與姚雲岫觀察同修 南巡盛典  
過隨園咏菊云名花自向閒中老浮世原宜淡處看後  
姚爲廣西巡撫寄信來猶吟及之

余年二十三館今相國稽公家教其幼子承謙今四十  
三年矣承謙官侍讀行走 上書房假滿赴都過隨園  
贈云萬事山來夙有緣七齡問字記當年讀書好處心  
先覺立雪深時道已傳每盼鳳巢阿閣上果摩麟頂絳  
帷前德門善慶知無限佇見驪珠顆顆圓余附書相國

四庫全書  
詩經  
云當日七齡公子爲問字之佳見此時白髮詞臣作青  
宮之師傳能無對之欣然思之黯然也乎

千古善言詩者莫如虞舜敎夔典樂曰詩言志言詩之  
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離乎本旨也曰聲  
依永言聲韻之貴悠長也曰律和聲言音之貴均調也  
知是四者于詩之道盡之矣

每見熱中人銳進不已身家交瘁未常不隆隆而升一  
旦化去若烘開花精神已竭次年必萎常咏唐花云百  
花開落雖天定倘不烘開落或遲又見媚長官者損下  
益上徒招怨尤而于己毫無享受戲咏箸云笑君攫取

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醎中能知味也否

已未翰林五十人將君麟昌年才十九大京兆晴厓公諱炳之長子也自竄一世嘗言同館中吾服叔度子才耳歸愚先生雖青年重望意不屬也和 皇上消夏詩援筆立就賜葛二疋旁觀者疑君正簫背雲而竟一病以卒余別後書懷云干將莫邪虞缺折我有數言贈李邕乃成讖語詩有奇氣咏七夕云一報人間簫鼓喧羊燈無燄秋雲碧中元詩云兩岸紅沙多旋舞驚風不定到三更劉相國綸序其詩曰十八載夜燭太白知臣則但問王公廿七年書見緋衣召汝而重呼阿嬾阿翁投

杖誰當荷此析薪稚子牽衣未得預其元州蓋靜存亡  
時大父猶存子尚幼故也同年金質夫哭之云漸看豪  
氣籠人上不料英年似夢中余哭之云一榜少年今剩  
我九原才子又添君

某侍郎督學江蘇羅致知名之士所選五古最佳七古  
則不拘何題動輒千言引典填書如塗塗附沓不知其  
命意之所在程魚門閱之掀髯笑曰欲嚇人耶此楊子  
雲所謂鴻文無範也吾不受其嚇矣

乾隆辛未予在吳門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園  
座中葉定湖長楊虞東學景星許竹素廷錄李客山果

江山標像俞賦拙來求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遇花甲  
惟余才三十六歲得遇此會是夕大雨未到者沈歸愚  
宗伯謝泌洲徵士而已葉年八十五詩云蕭蕭風雨滿  
池塘白髮清尊掃葉莊不有忘形到爾汝那能舉座盡  
文章軒窗遠度雲峯影几席平分水竹光最是葵榴好  
時節醉吟相賞畫方長虞八十有二句云入座古風地  
遺俗到門新雨欲催詩俞六十有九句云社開今栗里  
樹老古南園次月一瓢再招同人相會則余歸白下竹  
素還太倉客山死矣主人之孫壽魚賦云炤眼芙蓉半  
開落滿堂名士各西東



昇平日久海內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顧阿瑛餘良  
夫之風蓄積書史廣開壇坫揚州有馬氏秋玉之玲瓏  
山館天津有查氏心穀之水西莊杭州有趙氏公千之  
小山堂吳氏尺鳧之槿花齋名流宴咏殆無虛日許璣  
璣刺史贈查云庶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其豪可想此  
外公卿當事則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鄭公敏之在西湖  
皆以宏獎爲已任不四十年風流頓盡唐公號蝸寄者  
人司九江關懸紙墨筆硯子琵琶亭客過有題詩者命  
關吏開列姓名以進公讀其詩分高下以酬贈之建白  
太傅祠尙已像于旁甲辰冬余過九江則太傅祠改作

戲臺唐公像亦不見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厠大鴻陳授衣汪玉樞閔  
蓮峯諸人爭爲詩會分咏一題裴然成集陳田家樂云  
兒童下學惱比隣拋塍池塘日幾巡折得松梢當旗纛  
又來呵殿學官人閔云黃葉溪頭村路長挫針負局客  
郎當草花插髻俱難望知是誰家新嫁娘秋玉云兩兩  
車乘轂鯨輕田家最要一冬晴秋田晒罷村醪熟湖愛  
糟床滴雨聲汪養齋云小姑畏人房闔潛采桑那惜春  
葱纖半夜沙沙食葉急聽作雨聲愁雨濕陳云蠶娘養  
蠶如養兒性知畏寒饑有時離根賣炭聞盪漿屋後鄰

園桑剪響皆可誦也餘題甚多不及備載至今未三十年諸詩人零落殆盡而商人亦無能知風雅者蓮華年八十三歲倏然尙存聞其饑寒垂斃矣

金陵女徐氏適桐城張某夫久客不歸寄詩云殘燭已催明月盡五更如度五重關又有魯月霞者嫁徽邑程生而寡有掃花詩云觸我朱欄三日恨費他青帝一春功陳淑蘭讀兩詩而慕之題其集云吟來恍入班昭座恨我遲生二十年

本朝詩家序事學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而絕妙者如陳元孝之王將軍歌許衡紫之伍節女歌馬墨麟之敵烈

婦歌胡稚威之孝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情篇真繁重  
不能盡錄

乾隆初杭州詩酒之會最盛名士杭屬之外則有朱鹿  
田樟吳鷗亭城汪抱樸臺金江聲志章張鷟洲湄施竹  
田安周穆門京每到西湖堤上摘裳聯襪若屏風然有  
明中讓山兩詩僧留宿古寺詩成傳抄紙價爲貴南屏  
坐雨朱云一角山昏秋欲晚滿窗葉戰雨來初張云荷  
聲冷帶跳珠雨鐸語遙飛灑墨山汪云雲氣半遮山下  
塔秋光早入水邊村施云濃雲擁樹湖先暝涼雨到牕  
山欲磨讓山句如多情無過鳥到處似留人室敞許雲

住竹深無暑通樹聲滿壑秋初到山影一池泉洗青  
明中句如燒烟隔岸水猶靜初日到窗山自移皆可愛也  
四十年來儒釋兩門一齊寂滅竟無繼起者

山陰吳修齡有句云雁將秋色去帆帶好山移人因呼  
之曰吳好山好山晚晴云江皋收宿雨征雁捲簾聞野  
戍空千里高秋無片雲海明天落日風響馬歸羣賦罷  
衫巾岸鴈書白練裙與胡稚威交好兩序皆胡所作胡  
和其寒夜一聯云凍苦星辰白霜明鼓角乾真乃不愧  
孟郊

或云詩無理語予語不然大雅於續熙敬止不聞亦式

不諫亦入何嘗非理語何等古妙文選寡欲罕所缺理  
來情無存唐人廉豈活名具高宜近物情陳后山訓子  
云勉汝言須記逢人善卽師文文山咏懷云疎因隨事  
直忠故有時愚又朱人獨有玉堂人不寐六箴將曉獻  
宸旒亦皆理語何嘗非詩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語  
便令人聞而生厭矣

詩家有不說理而真乃說理者如唐人咏棋云人心無  
算處國手有輸時咏牡丹云怡認已身住翻疑彼岸移朱  
人君王若看貌甘在衆妃中禪心終不動仍捧舊花歸  
雪詩何由更得齊民煖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限早

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峯許魯齋卽景云黑雲莽莽  
路昏昏底事登車尙出門直待前途風雨惡蒼茫何處  
覓烟村無名氏云一點緇塵浣素衣癡癡駁駁使人疑  
縱教洗徧干江水爭似當初未浣時

蘇州黃子雲號野鴻布衣能詩有某中丞欲見之黃不  
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覲野人門巷不輕開郊外  
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王虛舟先生  
云兩晉而還誰翰墨九州之內獨聲名皆佳句也子雲  
于城外構一草屋客至則具雞黍夜留榻焉父子終夜  
讀書客嘆其好學曰非也我父子只有一被撤以供客

夜無以爲寢故且讀書耳

己卯鄉試丹陽貢生于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年五十餘矣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詩呈教如先生亦無所取則震將投江死矣余駭且笑急讀之是學前明七子者於唐人形貌頗能描摹因稱許數言其人大喜而去黃星岩戲吟云戲公覽著看詩眼救得狂人陷海心

劉春池賦白牡丹云神仙墜裡風流易富貴塲中本色難陳紫瀾宮檐浩賦白桃花云後庭歌罷醒初醒前度人來鬢已華蔣用菴御史亦賦曰桃云亡息國因紅粉



累避秦人是白衣尊皆妙

山陰胡西垞素行詭激落魄揚州屢謁盧轉運不得見  
乃除夕投詩云莽莽乾坤歲又闌蕭蕭白髮老江干布  
金地爰迴春易列戟門高再拜難庾信生涯最蕭瑟孟  
郊詩骨劇情寒自憐七字香無力封上梅花閣下看雅  
雨先生見之卽呼騶往拜餽朱提數笏

盧招人觀虹橋芍藥諸名士集二十餘人獨布衣金可  
農詩先成云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到此  
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餘春枝頭紅影初離雨扇底  
狂香欲拂塵外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盧大

喜一座爲之擲筆

詩家閨秀多青衣少高明府繼允有蘇州薛鈞郎貌美  
藝嫻賦秋月云風韵亂傳杵雲華輕入河旅思云如何  
野店聞鐘夜猶是寒山寺裡聲曉行云並馬忽驚人在  
後貪看山色又回頭皆有風調筠郎隨主人入都卒於  
保陽高刻其遺稿屬余題句余書三絕有云絕好齊梁  
詩弟子不教來事沈尙書

沈歸愚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雲漫漫  
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批云只此數字抵人千百  
予不覺大笑風蕭蕭兮白日寒是國策語行路難三

是題目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爲佳全無意義須知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類均非後人所當效法聖人存之采南國之風尊文王之化非如後人選讀本教人摹倣也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章獲齋戲倣云點點蠟燭薄言點之點點蠟燭薄言剪之註云剪剪去其煤也聞者絕倒余嘗疑孔子刪詩之說本屬附會今不見于三百篇中而見于他書者如左氏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表記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古詩之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之類皆無愧於三百篇而何以全刪要知聖人述而不

作三百篇者魯國方策舊存之詩聖人正之使雅頌各  
得其所而已非刪之也後儒王魯齋欲刪國風淫詞五  
十章陳少南欲刪魯頌何迂妄乃爾

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不  
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千古者轉妙在沒來歷元微之  
稱少陵云憐渠直道常時事不著心源傍古人昌黎云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就二人所用之  
典証二人生平所讀之書頗不爲多班班可攷亦從不  
自註此句出何書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  
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耳

女寵雖自古爲患而地道無成其過終在男子使太宗  
不死武氏何能爲禍李白云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  
妨更六人楊誠齋云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  
施唐人咏明皇云姚朱不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  
僖宗幸蜀詩云地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范  
同叔云吳國若教丞相在越王空送美人來此數首皆  
爲美人開脫余咏陳官云若教張姐逢君子都是周南  
傳裏人亦此意也唐人又有句云吳王事事都顛倒未  
必西施勝六官尤妙

余雅不喜四皓事著論非之且疑是子長

好讀書

真有其人也後讀杜牧四皓安劉是滅劉錢辛楣先生  
安呂非安劉二詩可謂先得我心顧祿伯亦有詩誦之  
云垂老與人家國事幾開巢許出山來

己酉夏間鰲靜夫

圖

明府與張荷塘過訪隨園蒙見贈

云太史藏書地因山得一園西風吹蠟屐涼雨叩蓬門  
霜重楓將老秋酣菊已繁十年荒舊學詩律待深論此  
詩雖成逾年不寄直至鰲公調任金山余過松江舟中  
相晤方出以相示予問何不早寄曰荷塘道不佳余笑  
曰此詩通首清老一氣卷舒不求工十字句間古大家  
往往有之頗可存也想荷塘引春秋之義必欲責備賢

倦客荷塘道倦字對不過蓬字爲改作西風蠟山屐余  
道蠟字又與風字不相聯貫不如改西風吹蠟屐益覺  
清老也

奇麗川方伯篤友誼而愛風雅辛亥清明後三日寄札  
云有惠山侯生名光第字枕漁者常攜之同至黔中詩  
多清妙而身亡後散失無存向其家搜得古今體一卷  
特揣函寄上倘得採錄入詩話中則輒生附以不朽而  
余亦有以報故人也余讀之頗近中唐風格爲錄其送  
友之河南云親老難爲別家貧耐遠行東風吹客夢落  
日已孤征盡此一樽酒相將無限情梁園春正好莫聽

鷓鴣聲山塘竹枝詞云當鑪十五髻堆鴉稍體單衫淺  
碧紗玉璫勸郎拚醉飲更無花好似儂家陂塘春水碧  
於油樹樹垂楊隱畫樓樓上玉人春睡足一簾紅日正  
梳頭其他佳句五言如蟬吟出高樹山色落孤蓬隔水  
犬爭吠斷橋僧獨歸七言如弔李白云千載比肩惟杜  
甫一生低首祇宣城落花云子寧落向春波去不許東  
西兩處流